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
2009 年 6 月，頁 151-186

BIBLID1012-8514(2009)43p.151-186
2008.11.5 收稿，2009.4.17 通過刊登

《往年紀事》在近代俄國通史編著的意義

陳　仁　姮*

提　要

完成於十二世紀初的俄國史學經典《往年紀事》（*Povest vremennykh let*），其重要性除了歷史最悠久，並對近代俄國的史學影響深遠。本文旨在探討《往年紀事》與近代俄國通史編著的關連及其意義。

歷代對《往年紀事》的研究，多專注在其來源和內容的考證，至於它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則侷限於該書是十八世紀以前的編年史。十八世紀之後的俄國，因西化改革，學術興起，歷史撰寫的體例隨之轉變，由國內各地方獨立撰修的編年紀事體史籍，轉為概括全國整體的通史著作。

在如此轉變下，《往年紀事》不僅提供國家歷史文化根源的一手史料，編著方法上也給予歷史學家無形的啟發。即使近代俄國歷史學家編寫國家史，早已脫離舊有的編年史方法，卻對《往年紀事》所敘述的民族起源的問題，持續深化探究，因而形成了新的方法和視野。雖然如此的新方法和視野，在二十世紀後隨著蘇聯歷史學的興起而消失，卻在境外為外國歷史學家繼續採用，讀者也因此能夠接觸到這部古老的中世紀史籍——《往年紀事》。

關鍵詞：《往年紀事》(*Povest vremennykh let*)　俄國史　俄國歷史學　東斯拉夫民族　索洛維約夫 (S. M. Soloviev)

*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人文社會學系合聘助理教授

一、前言
二、文獻回顧與俄國歷史學起源說明
三、《往年紀事》與俄國革命前通史編著
四、俄國通史的新面貌？
五、結語

一、前言

俄羅斯歷史學肇端於十一世紀的基輔城，也就是僧侶在修道院開始撰寫通年事件的年代。[1]直到十八世紀，從歐俄地區到廣大的西伯利亞，按年記述事件的手抄本典籍是古俄時期主要的歷史學著作。[2]其中，完成

1 第一篇古俄編年史出現的年代問題，革命前歷史學家的解答已成為普遍接受的定論。A. A. Schakhmatov,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SPb.: Nauka, 2002-2003), vols. 2; S. F. Platonov, "Ocherk russkoi istoriografii,"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SPb.: Litera, 2002), p. 8.

2 （1）本文所稱的古俄（Drevnjaja Rus）史，意指十八世紀之前俄羅斯的歷史，這是一般歷史學家慣用法。因十八世紀初的西化改革運動，俄國史由此粗略分為古代和近代，所以古俄並非單指年代古老之意，還意味著生活形態尚未西化的階段。俄國史的歷史分期無絕對定論，二十世紀部分蘇聯歷史學家認為，俄國歷史的發展和西方同步，將古俄初期九至十二世紀所採行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稱為封建制，如同西方中世紀時期。見 B. D. Grekov, *Kievskaja rus* (Moscow: AST, 2004), pp. 577-579. 但有更多的歷史學家對八至十七世紀的古俄，採取不同的分期方式，或是分為遠古、中世紀，或是按政權轉移情況，分為基輔羅斯、蒙古、莫斯科時期。古俄除了歷史生活上的意義之外，在史料或文學材料方面，意指古俄文的，十八世紀以前的資料都屬「古俄的」。李哈裘夫（D. S. Likhachev）將十至十七世紀的古俄文獻，以政治發展細分為數個階段。詳見 D. S. Likhachev ed., *Istorija russkoi literatury X-XVII vekov* (Moscow: Prosveshenie, 1980), pp. 7-9. （2）可做為研究古俄歷史的文獻種類很多，如公文、信件、法典、國際條約、文學作品等，唯一屬於史學類的史料是編年史籍。V. K. Ziborov, *Russkoe letopisanie XI-XVIII vekov* (SPb.: Fil. faculty SPbGU, 2002.), pp. 12-15; Simon Franklin, *Writ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Rus, c. 950-13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sil Dmytryshyn ed., *Medieval Russia, A Source Book, 850-1700* (Fort Worth: The Dryden Press, 1991).

於十二世紀初的《往年紀事》（*Povest vremennykh let*）[3]最受重視，亦為流傳至今最早的古俄編年史，「當基輔仍是東斯拉夫人（Eastern Slavs）國家與知識中心時，是很廣為人知的文化和政治事件敘述著作」。[4]雖然《往年紀事》並非古俄的第一部編年史，但其內容係由作者以最初少數幾篇編年史記載為依據，再增修而成，[5]因此被公認為俄國史學的源頭。現今可見的《往年紀事》文本並非原稿，原始謄寫的羊皮卷初稿早已遺失。幸好古俄時期各地方城鎮維持增修編年史的習慣，該書經由歷代轉手抄錄，保存於後來的多部編年史中，後人才得以看到接近原始版本的《往年紀事》。[6]

---

3 俄文原意是「許多年代的事件記述」。英文譯名有：*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Narrative of Bygone years*, *Nestor's chronicle*, *Book of annul*. 中文多譯為《往年紀事》。

4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Introduction," in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MA: Mediaev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53), p. 3.

5 《往年紀事》的資料來源主要是十一世紀下半葉的另一編年史，A. A. Schakhmatov 命名為《開端史冊》（*Nachalnyi svod*）。A. A. Schakhmatov,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in A. A. Schakhmatov,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vol. 2, pp. 5-8; *Povest vremennykh let i ee istochniki* (Moscow: Leningrad, 1940), TODRL, vol. 4, pp. 5-150. 他的意見得到其他歷史學家一致支持。M. D. Priselkov, *Istorija russkogo letopisanija XI-XV vv* (SPb.: Dmitrii Bulanin, 1996), pp. 54-56; D. S. Likhachev, "Povest vremennykh let- Istorichesko-literaturnyi ocherk," *Povest vremennykh let* (SPb.: Nauka, 1996), pp. 271-358, 301; Ya. S. Lur'e,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Izbrannye* (SPb.: Dmitrii Bulanin, 1997), pp. 56-57.

6 現在並沒有原始、單獨版本的《往年紀事》。今日看到的文本存在於多部編年史開頭部分，其中又以十四世紀的 *Laurentian chronicle* 和十五世紀的 *Hypatian chronicle* 保留篇幅最多。柯留闊夫斯基（V. O. Kljuchevsky）認為，這兩部編年史籍提供的《往年紀事》文本是很可靠的，參見 V. O. Kljuchevsky, "Kurs russkoi istor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 (1987, Moscow), p. 93. 以這兩個版本分別考證《往年紀事》最初撰寫和後人編校情況，又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發展過程。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in David J. Birnbaum ed., *Povest vremennykh let: An interlinear collation and paradosi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s. 3, pp. XXVI-XXXII. 又因 *Laurentian chronicle* 的年代比較接近《往年紀事》編寫時間，手抄篇幅較多，所以其他語言版本《往年紀事》大多翻譯自 *Laurentian chronicle*，再補充 *Hypatian chronicle* 增加的部分。例如(1) Istoriko-arkheograf. komissia ed, *Povest vremenykh let po Lavrent'evskomu spisku* (Leningrad: AN SSSR, 1926);

古俄編年史的撰寫，或出於作者自發，或由地方王公貴族指派，或由商賈出資贊助，發展越到後來，撰寫水準越是參差不齊。相較之下，《往年紀事》的內容則始終受到歷史學家高度認同及重視，是研究羅斯（Rus）[7]早期「唯一」的史料，[8]且「每一個聲稱的故事都是仔細而準確的事件記錄（record），其中大部分確有其事」。[9]《往年紀事》生動陳述東斯拉夫民族（現今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地區）歷史文化的起源，[10]又因當中記載事件涉及羅斯周邊的國家和民族，如拜占庭、維京、波蘭、捷克、保加利亞、伊朗，及東方諸多游牧民族等，也可做為研究整個東歐中世紀史的史料。[11]

《往年紀事》歷經多年考證，相關重要研究定論略述如下。初版作

---

(2) D. S. Likhachev ed. and trans., *Povest vremenykh let* (M.-L.: AN SSSR, 1950); (3) D. S. Likhachev, O. V. Tvorogov, *Povest vremenykh let* (Peterozavodsk: Karelia, 1991); (4) V. P. Adrianovoi-Perets ed, *Povest vremenykh let* (St. Petersburg: Nauka, 1996); (5)英譯本: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eds. and trans.,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MA: Mediaev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53); (6) 中文簡體字譯本，見王鐵，《往年紀事譯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是根據編號(2)現代俄文版本翻譯。

7 指中世紀東斯拉夫民族所建立的國家。

8 Ya. S. Lur'e,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Izbrannye*, p. 19.

9 George V. Vernadsky, *Kievan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274. 維爾那斯基（George V. Vernadsky）的意見應是指「各事件的年代」而言，準確性很高，但事件詳情還需由後人逐一檢驗證實。

10 羅斯國沒落瓦解之後，在基輔附近長期與游牧民族融合，形成新的烏克蘭民族；西北方則受波蘭統治，後成為白俄羅斯民族。斯拉夫民族以地理位置可分為東、西、南斯拉夫人。關於斯拉夫民族詳細的共同起源和區別，參見 L. Niderle, Trans. from Czech, *Slavjanskie drevnosti* (Moscow: Ateleina,, 2001).

11 經由《往年紀事》所敘述的東歐民族及其周邊關係，所得的相關研究，例如：Samuel H. Cross, "Mediaeval Russian Contacts with the West," *Speculum*, 10: 2 (1935, Cambridge), pp. 137-144; Omeljan Pritsak, "The Invitation to the Varangians,"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1 (1977, Cambridge), pp. 7-22; Horace G. Lunt, "What the Rus' Primary Chronicle Tells U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s and of Slavic Writing,"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9 (1995, Cambridge), pp. 353-375.

者是來自希臘（即當時拜占庭）的僧侶聶斯特（Nestor, 約 1050-十二世紀初），事件記載至西元 1113 年。[12]在他之後，另有兩次校訂增修，分別增補至 1116 年及 1118 年。羅斯首都基輔開始有外國僧侶居住的情況，在《往年紀事》裡有詳細敘述。[13]聶斯特和這些早年遷來的僧侶一樣，以洞穴或修道院為住所，從事傳教和撰寫文章的工作。他們依循拜占庭的傳統，收集各種口傳或文字資料，撰寫通年記事文體的歷史著作。[14]聶斯特擅長寫作，除了編年史，他也為知名人物撰寫事蹟及傳記。[15]歷史學家大多相信聶斯特是原始編著者，並進而查證他的身分與生平。蘇聯語文學家李哈裘夫（D. S. Likhachev, 1906-1999）則特別以分析敘事的角度，闡明原編者秉持的意識形態（ideology）。[16]讀者因此易於理解，為何聶斯特常常對各事件和人物加諸個人主觀意見，且毫不保留地給予褒或貶的評價。另外，聶斯特以《聖經・創世紀》傳說做為《往年紀事》之始，其次再述及黑海北方斯拉夫民族歷史，細說羅斯部族的來源與各氏族的組成結構，提供「整體的世界觀」。[17]聶斯特留給後世這部寶貴典籍，

12 A. A. Schakhmatov,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vol. 1, p. 24.

13 《往年紀事》於西元 1051 年的記載，內容敘述了羅斯國內最早一批僧侶的出現，他們挖鑿洞穴做為修行地，人數增多後再增建修道院，並得到統治者支持的經過。關於拜占庭正教教會和羅斯境內各種文類資料撰寫的關連性，可參見 Simon Franklin, "Literacy and Documentation in Early Medieval Russia," *Speculum*, 60:1 (1985, Cambridge), pp. 27-35.

14 關於傳教士收集口傳資料的分類和內容，參見 D. S. Likhachev, "Povest vremennykh let," *Velikoe nasledie*, 2 (1987, Leningrad), pp. 63-82; Alexandr Rukavishnikov, "Tale of Bygone Years: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as a family chronicle," *Early Medieval Europe*, 12:1 (2003, Oxford), pp. 53-74.

15 聶斯特所做的人物傳記類文章，對象包括 Boris i Gleb、igumen Feodoija. 參見 M. D. Priselkov, *Istorija russkogo letopisanija XI-XV vv*, pp. 74-75.

16 D. S. Likhachev, *Russkie letopisi i ikh kulturno-istoricheskoe znachenie* (M.-L.: Akademia Nauk, 1947), pp. 147-169; D. S. Likhachev, "Povest vremennykh let-Istorichesko-literaturnyi ocherk," *Povest vremennykh let*, pp. 315-344.

17 D. S. Likhachev, "Povest vremennykh let-Istorichesko-literaturnyi ocherk," *Povest vremennykh let*, p. 296.

也因此早在兩百年前便已獲得「俄羅斯史之父」的尊稱。[18]

《往年紀事》的研究，包含多個面向的討論。為便於理解學界對《往年紀事》的研究方向，筆者將研究文獻簡單歸為三類。首先，是對此編年史所載事件正確性的考證，以及編著者、編寫年代與地點、轉手抄寫的次數、資料來源等面向的考證。這類考證工作，幾乎所有近代俄國歷史學家或多或少都會涉獵。[19]第二類文獻是近代以來學者根據《往年紀事》敘述的各類事件，所衍生出的意識形態之爭。最著名的例子即是「諾曼論」（Normanism），牽涉到羅斯國究竟由誰建立。這個問題由單純地觀察維京人與斯拉夫民族的互動，延伸到俄羅斯人一再強調北方部族的重要性（目的是強調其在東斯拉夫民族的優先地位）。到了二十世紀二戰前後，則失去學術本質，轉而成為對抗日耳曼及其他民族的爭辯，淪為「政治上的禍害」。[20]除了上述兩個研究方向，第三類為《往年紀事》之於俄國史學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該書不僅是古俄編年史籍的先驅典範，與近代的俄國歷史學亦關係密切。

《往年紀事》開古俄編年史先河，此後羅斯境內許多地方均沿用其內容和體裁，接續記載歷史事件。十一世紀末，羅斯進入諸多王公國（knjazhestvo）的分裂狀態，通常越強大的王公國或市鎮、地方，越有能力提供編修史籍的環境，各地編年史籍中充分記錄每個區域發生的重要事件。中世紀晚期，羅斯過渡為俄羅斯，[21]近代俄國已具統一雛形，

18 「俄羅斯史之父」的尊稱由施洛采（A. Schlotser）開始稱呼，晚近歷史學家普遍贊同。N. M. Karamzin, *Istorij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俄羅斯國家史》）(Moscow: Ripol Klassik, 2001), p. 47.

19 《往年紀事》可說是近代所有歷史學家的交集，即使專攻領域不同，都曾探討過這部編年史，包括十八世紀的歷史學家，如塔提雪夫（V. N. Tatishev）和雪爾巴妥夫（M. M. Sherbatov），十九世紀的卡拉姆金（N. M. Karamzin）、索洛維約夫（S. M. Soloviev）、柯留闊夫斯基（V. O. Kljuchevsky）、沙赫馬妥夫（A. A. Schakhmatov），到蘇聯時期的普力謝科夫（M. D. Priselkov）、李哈裘夫、B. D. Rybakov 等。

20 V. V. Mavrodin, *Borba s normanizmom v russkoi istoricheskoi nauke* (Leningrad: Vsesojuznoe obshestvo, 1949), p. 32.

21 羅斯（Rus）過渡為俄羅斯（Russia）的過程非常漫長，十九至二十世紀歷史學家的歷史

進而改行中央集權制。官方希望能夠編修全國性的，而非古代區域性的歷史紀錄，所以由政府主導編修國家史，《往年紀事》也因此成為近代俄國研究國家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古俄編年史並沒有因時代變遷而被遺忘，即使近代歷史學界淘汰古俄史籍編年記事體，卻因近代俄國渴求完成「俄國史」的背景，《往年紀事》的篇章段落在多位歷史學家筆下，又重新融入新編的國家史，獲得再生與新意。

《往年紀事》不僅提供九至十一世紀古俄史的資料，歷史學家還從這部經典中學習到寫史的方法和態度。本文探討的主題為《往年紀事》與近代編著「俄國史」的關連性，也期望能夠瞭解近代歷史學家如何重新審視《往年紀事》，近代「俄國史」的編著（尤其古俄初期）又如何從中擷取編寫資料及方法，使中世紀史籍能不斷呈現在後世讀者眼前。

二、文獻回顧與俄國歷史學起源說明

年代久遠的中世紀編年史，內容早已經過作者和轉錄者整理。近代歷史學家將經過整理的編年紀錄，當作撰寫歷史的「原始材料」，該如何挑選並再現這些原始材料，是歷史學家共同面對的課題。近代俄國歷史學界一致倚賴《往年紀事》還原古俄史（Drevniaia rus），透過多位歷

分期方式也不盡相同。雖然俄羅斯（Russia 或 Rossia）的名稱出現於十五世紀，但是實際的國家體制尚處於近似羅斯的階段。十五世紀，羅斯完全脫離了韃靼約束，莫斯科採新國家名（俄羅斯），對於國內其他城鎮持續兼併統一。十六世紀，莫斯科成為國內唯一獨大的王國，但實行的體制並不能與十八世紀俄羅斯帝國相比。歷史學家所使用的名稱和其對國家體制的理解相關，例如，柯留闊夫斯基將十五至十七世紀的過渡階段稱為 “Moskovskaja Rus” 或 “Velikoruskoe gosudarstvo”，參見 V. O. Kljuchevsky, *Kurs russkoi istorii*, vol. 2, p. 99. 柏拉圖諾夫（S. F. Platonov）則將十七世紀初莫斯科帶領的國家仍稱為羅斯，見 S. F. Platonov,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pp. 444-456。當代歷史學家，也是羅斯史專家的 R. G. Skrynnikov，他所出版的教科書 *Rus, IX-XVII veka* (SPb.: Piter, 1999)，書名即表示羅斯持續到十七世紀——儘管作者知道，十五世紀時「俄羅斯」的國名已出現（見頁 150）。

史學家的筆，古俄史自然會產生不盡相同的樣貌。如同卡耳（E. H. Carr, 1892-1982）認同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用現在的眼光，依照現在的問題，來觀察過去」。[22]這番話並非當代人的新領悟，而是向來歷史學工作的真實反映。《往年紀事》在近代俄國也因時而變，由於歷史學家觀察切入的角度不同，後人得到的古俄歷史面貌也不盡相同。在討論《往年紀事》與近代編著「俄國史」的關連性之前，必須先觀察各部「俄國史」的編著者如何從《往年紀事》擷取資料，又如何重新陳述，所需文獻包括近代俄國出版的「俄國史」。此外，有關於本文主題的研究結論及研究俄國史學史的著作也可提供相關資料。透過這些文獻與研究，我們不僅可得知《往年紀事》在近代受到的評價，也勾勒出俄國歷史學發展的過程。以下將文獻分類回顧。

（一）《往年紀事》研究史與重要成果

十八世紀，因沙皇彼得一世（Peter I, 1672-1725）的改革運動，西方學術大規模移入俄國，近代歷史學也宣告起步。[23]無論是收集資料、文獻批判或歷史敘述，歷史學家都希望以全新的方法和視野著手。歷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史料，他們旋即對古俄編年文獻展開批判，古俄編年史籍（當然包括了《往年紀事》）也從這個大改革年代開始受到新方法學的檢視，其寫作方式已不同於古俄時期僅限於轉手抄錄。十八世紀俄國的歷史學發展可說是由外國人帶領，且主要是德意志地區（今德國）的學者。雖然彼得一世欽點的歷史學家塔提雪夫（V. N. Tatishev, 1686-1750）曾懷疑諸多編年史內容的真實性，但「最早對俄國編年史展開考證研究（critical study）」，[24]且專門研究俄國編年史的著作則是由德國人施洛

22 〔英〕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臺北：幼獅公司，1998），頁 14。

23 George V. Vernadsk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Belmont, Mass.: Nord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p. 2, 26; A. G. 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Greenwood Press, 1975), p. 19.

24 George V. Vernadsk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p. 30.

采（A. Schlotser, 1735-1809）所作，殆無疑義。[25]十九世紀，對編年史料的討論大幅增加，但由於編年史料千頭萬緒，「缺乏適當研究方法」，[26]以致無法克服資料龐大且複雜的困難。直到沙赫馬妥夫（A. A. Schakhmatov, 1864-1920）採用文本比較的方法，對某年的某事件以多個版本編年史相互比對，找出最有可能的真實情況，再進一步去推測編著者的資料來源，找尋抄寫稿的源頭，才順利排出各史籍的前後年代順序。沙赫馬妥夫以如此方法，大大突破了編年史研究停滯不前的狀態，當代公認他是「俄國編年史研究的創始人」。[27]

沙赫馬妥夫的成果主要集中於兩大主題，一是羅斯部族的來源，另一是羅斯時期撰寫編年史的起點和發展。[28]他將十六世紀前的多篇編年史料詳加整理，反覆相互比對，還原出許多重大事件最詳實的經過，並且說明俄國編年史的誕生，以及在各地方發展的情況，對《往年紀事》尤其耗費最多功夫。即便普力謝科夫（M. D. Priselkov, 1881-1941）批評他的方法不夠專業，認為他所還原的《往年紀事》文本，不過是像處理文學作品一般，忽略歷史證據，[29]但是沙赫馬妥夫的研究貢獻不但仍然被批評者採用，且幾乎是所有後進歷史學家入門的起點與基礎。

經過考證的《往年紀事》，文本更具說服力，但未必能夠整合歷史學家的觀點。雖然歷史學家對《往年紀事》所載個別事件的考證，並將之運用於歷史敘述的研究成果豐碩，但是專門討論《往年紀事》與「俄國史」編著間關連的研究幾乎沒有。因此，只要是關於《往年紀事》在近代如何被理解，或是衍生事件的解釋與討論，都盡可能納入本文。重要的研究成果簡介如下。

當代知名俄國史學家盧爾葉（Ya. S. Lur'e）的論文〈編年史所記載

25 篇名是 "Nestor: russkie letopisi na drevneslavjanskom jazyke (SPb., 1809-1819)."

26 V. K. Ziborov, *Russkoe letopisanie XI-XVIII vekov*, p. 7.

27 D. S. Likhachev, *Russkie letopisi i ikh kulturno-istoricheskoe znachenie,* p. 14.

28 S. F. Platonov, "A. A. Schakhmatov kak istorik," *Izvestija Otdelenija russogo jazyka i slovesnosti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15 (1922, Petergrad), p. 137.

29 M. D. Priselkov, *Istorija russkogo letopisanija XI-XV vv*, p. 36.

與近代所理解的俄國史〉[30]中有一章節，「編年史籍與二十世紀歷史學中的羅斯發源史」，[31]作者挑選《往年紀事》中所記載的幾個重大事件，與其他地方編年史內容比對，再對照近代多位史家的論述。他也詳細說明俄國革命前後因歷史學環境的差異，所以對《往年紀事》內容的理解亦明顯改變。透過他的分析，讀者可充分明白，為何相同的歷史事件在近代竟有南轅北轍的解釋，甚至有些蘇聯學者質疑所有古俄編年史的真實性，連帶地改寫古俄歷史。

另一位研究古俄社會與經濟的專家福拉揚諾夫（I. Y. Frojanov），收集並評論近兩百年的史學研究著作。在他的論著裡，幾乎可找到所有近代歷史學家的古俄史研究評述，可一窺學者們如何根據各種史料（包括編年史）來討論不同問題，諸如古羅斯民族的來源、產業經濟、社會階層、政治制度等各項問題。福拉揚諾夫著重對各個學者政治立場的分析，他更明白指出，原始材料會因意識形態的歧異，而遭到不同方式的引用。[32]

（二）俄國通史當中的《往年紀事》論述

《往年紀事》之於「俄國史」編著，是否曾扮演過何種角色，必須先從俄國編纂通史的背景來觀察。史料編纂雖然在古俄已成為專門學問，但因屬地方編修性質，資料來源有限，也不具超然立場。[33]十六世

30 Ya. S. Lur'e, "Istorija Rossii v letopisanii i vosprijatii Novogo Vremeni,"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Selected* (SPb.: Dmitrii Bulanin, 1997), pp. 13-173.

31 Ya. S. Lur'e, "Istorija Rossii v letopisanii i vosprijatii Novogo Vremeni,"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Selected*, pp. 56-99.

32 I. Y. Frojanov, *Kievskaja Rus: Ocherki otechestvennoi istoriografii*（《基輔羅斯：本國研究文獻概述》）(Leningrad: LGU, 1990); I. Y. Frojanov, *Iz istorii russkoi gosudarstvennosti: Ocherki, stat'i, i rechi*（《羅斯政權的歷史：概要、論文與言論》）(Leningrad: SPb., 1986-2001).

33 編者的立場反映當地人的立場，通常是區域性的考量，無法以全國的角度來敘述周詳的歷史。

紀，隨著莫斯科統一全國，俄羅斯主教（東正教最高領導人，Mitropolit）曾主持編纂名為《等級書》（*Stepennaja kniga*）[34]的新形式民族國家史。《等級書》不採編年體，改用記載人物的傳記體裁，以統治者的傳承世系為基本架構，敘述俄羅斯自古以來人物的故事。但如此修史的結果，在塔提雪夫看來，純粹是記載職官與職務的專書（archontology）；[35]再者，應有的史觀被宗教觀取代了，以致「將俄羅斯的人和歷史轉為趨向上帝的各種分類等級和階段」。[36]到十七世紀晚期，民間開始出版俄國史教科書，[37]但也還不能算是學術性通史。

十八世紀初，皇家級的科學院（Akademija Nauk）因西化改革運動而成立，此國家最高學術單位立即承擔修史工作。當時的皇帝彼得一世很關心「俄國史」的編纂，曾親自指派多位專家執行。早期科學院學者多為外國人，對於推動這項工作意見紛歧，「『俄國史』的命運可以說不是由做為機構的科學院決定，而是取決於數位歷史學院士」。[38]塔提雪夫曾表明，修史的主因是彼得大帝賜予的無比榮耀。[39]俄國官方也授予另一位德國學者米勒（G. F. Miller, 1705-1783）「歷史編纂學家」的頭銜，責成他編纂「俄羅斯總史」。[40]按米勒自己的說法，他從 1725 年進入科學院，一直擔任教學和研究工作，在 1767 年獲得有給職的「俄羅斯歷史編纂學家」封號之前，曾以德文和拉丁文出版俄羅斯史學著作。[41]直

34 意指沙皇家族世代史，英譯為 *Book of Degrees*。

35 V. N. Tatishev, *Istorija Rossiiskaja* (Moscow: AST, 2003), vol. 1, p. 13.

36 V. K. Ziborov, *Russkoe letopisanie XI-XVIII vekov*, p. 139.

37 即 *Sinopsis* (Kiev, 1674)，另一名稱為《俄羅斯民族起源概述》。作者據說是德國人 Innokentii Gizel。

38 M. A. Alpatov, *Russkaja istoricheskaja mysl i zapadhaja evropa (XVIII-pervaja polovina XIX v.)* (Moscow: Nauka, 1985), p. 13. 當時科學院歷史學家的爭議點在於，誰有資格撰寫、史料如何選擇，以及羅斯政權建立者為何等問題。

39 V. N. Tatishev, *Istorija Rossiiskaja*, vol. 1, p 18.

40 "General history of Russia," in George V. Vernadsk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p. 29.

41 G. F. Miller, "Avtobiografija," *Istorija Sibiri*, 1 (1999, Moscow), pp. 151, 153.

到 1768 年，米勒才開始將塔提雪夫生前完成的俄羅斯史手稿加以整理排版，1774 年起陸續出版前三冊，[42]這就是近代俄國出版的第一部「俄國史」。

近代多位俄國史家曾編寫通史，從塔提雪夫的版本開始，越到晚近的通史著作，編修年代越往後延伸；也因為越到晚近的年代，通史著作版本越多，常被相互比較。十九世紀的索洛維約夫（S. M. Soloviev, 1820-1879）完成一部二十九冊的俄國史《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43]堪稱是國家史權威。他對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很有興趣，觀察評論許多版本的俄羅斯史。另外，索洛維約夫在〈十八世紀的俄國史作家〉一文中，[44]對多位歷史學家的參考文獻和國家史編著方法加以評論，也提及各史家在通史著作中對《往年紀事》的介紹和引用。他指出，《往年紀事》在塔提雪夫所修的「俄國史」中的特殊地位，諸如塔提雪夫在其書開頭的一個章節，專門討論《往年紀事》的編著者聶斯特，並首次肯定聶斯特是《往年紀事》的作者，甚至詳述編著地點和後人補述部分。索洛維約夫雖然並不完全同意塔提雪夫的結論，但認為像塔提雪夫「以如此方式看待《往年紀事》的問題，並試圖處理是很重要的」。[45]索洛維約夫還特別指出，從塔提雪夫到雪爾巴妥夫（M. M. Sherbatov, 1733-1790），多位專家對聶斯特撰寫歷史的分析顯然逐步深入。[46]

索洛維約夫的另一長篇論文〈卡拉姆金與《俄羅斯國家史》〉，[47]則對十九世紀初卡拉姆金（N. M. Karamzin, 1766-1826）的新俄國史全書，

---

42 G. F. Miller, "Avtobiografija," *Istorija Sibiri,* 1, pp. 156-157. 書名為《俄羅斯史》（*Istorija rossiiskaja*），全書共五冊。

43 《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俄文書名為 *Istorija Rossii s drevneischikh vremen, 1851-1879.*

44 S. M. Soloviev, "Pisateli russkoi istorii XVIII veka," *Sochinenija*, XVI (1995, Moscow), pp. 187-259.

45 S. M. Soloviev, "Pisateli russkoi istorii XVIII veka," *Sochinenija,* XVI., p. 208.

46 S. M. Soloviev, "Pisateli russkoi istorii XVIII veka," *Sochinenija,* XVI., p. 231.

47 S. M. Soloviev, "N. M. Karamzin, *Istorij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 *Sochinenija,* XVI, pp. 43-186.

按照章節順序，從頭至尾一一檢視，並且將其觀點與十八世紀學者做比較。他看到卡拉姆金同樣也在著作中指出《往年紀事》的重要性。索洛維約夫贊同卡拉姆金參考塔提雪夫、施洛采、米勒的研究結果，並特別在〈序論〉之後的「史料論述」裡討論《往年紀事》。[48]

俄國革命前，另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柯留闕夫斯基（V. O. Kljuchevsky, 1841-1911），是索洛維約夫的學生，也曾耗費心力撰寫國家史，他很注重俄國史學研究，著有《俄國史學史講義》，以及數篇關於歷史學和史學家的文章。他透過介紹歷史學家來觀察不同的歷史意識，且著重說明西方啟蒙思想或史學方法在十八世紀影響俄國史學的情況。他很欽佩十八世紀學者（尤其是施洛采）的《往年紀事》研究，即使如此，柯留闕夫斯基認為，考證史料和撰寫歷史時，都要對史料本身非常瞭解，《往年紀事》在分解成多個段落的情形下，用來敘述古俄情況或解釋聶斯特的觀點都不正確，而是應該盡可能掌握全篇史料，從著作整體來觀察。[49]

二十世紀，瓦克（S. N. Valk, 1887-1975）將塔提雪夫使用的資料，以及後人對他的《俄羅斯史》研究成果整理得非常詳盡。[50]瓦克有系統地將近兩百年以來俄國學者對首部通史的研究文獻呈現出來，其中包括多位曾編纂「俄國史」學者的論述資料。從瓦克幾篇文章可以看到數十位史家與塔提雪夫《俄羅斯史》的對談，其中許多涉及是否可採信編年史的看法。此外，作者還述及塔提雪夫在各年代受到的評價，說明他對後世編史工作的啟發。

---

48 S. M. Soloviev, "N. M. Karamzin, *Istorij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 *Sochinenija,* XVI, pp. 60-63.

49 V. O. Kljuchevsky, "Lektsija po russkoi istoriograf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1989, Moscow), pp. 230-233.

50 S. N. Valk, *Izbrannye trudy po istoriografii i istochnikovedeniju* (SPb.: Nauka, 2000). 其中收錄三篇論文：（1）〈蘇聯歷史學中的 V. N. Tatishev《俄羅斯史》〉，頁 412-451；（2）〈N. M. Karamzin 著作中的 V. N. Tatishev《俄羅斯史》〉，頁 452-461；（3）〈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本國歷史學對 V. N. Tatishev《俄羅斯史》的研究〉，頁 462-515。

另外，曾在俄國故都聖彼得堡受過傳統教育薰陶，後定居美國的維爾那斯基（George V. Vernadsky, 1887-1973），著有《俄羅斯歷史學》（*Russian historiography*），在美國出版，是俄國境外難得的一部分析俄國十八世紀以來至蘇聯時期歷史學的研究專著。作者指出多位俄國史家編著之俄國通史的撰寫特色，依年代順序，包括塔提雪夫、雪爾巴妥夫、波金（I. N. Boltin）、李克爾克（N. LeClerc）、卡拉姆金、索洛維約夫、柯留闕夫斯基、密留科夫（P. N. Miljukov, 1859-1943）、柏拉圖諾夫（S. F. Platonov, 1860-1933）、羅之科夫（N. A. Rozhkov）、施穆羅（E. F. Schmurlo）、波科夫斯基（M. N. Pokrovsky）。維爾那斯基的觀察重點在於瞭解每位編著者偏重的層面，如編年文獻、君王傳承、社會、經濟或外交發展等。同時，他也分析各史家編史與年代背景的關係，還有學者們秉持的史觀，以此來陳述通史的內容特色。[51]他並不以《往年紀事》或任何其他的判準來比較各史家意見的異同，也不對任何版本俄國史裡的論述給予評價。和維爾那斯基同時期的俄國歷史學家馬左（A. G. Mazour, 1900-？）也曾在一篇論文中介紹多位十八世紀以來的俄國歷史學家。[52]和維爾那斯基相比，馬左的主觀意見較明顯，會對史學著作有所評價或定義。[53]不過，該文特別介紹了對編年史鑽研有成的重要史家，仍可做為參考。

51 參見 George V. Vernadsk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52 A. G. 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 2 (1937, Chicago), pp. 169-202.

53 馬左（A. G. Mazour）對俄國歷史著作的描述甚少參考其他研究者的看法，多是自己的評論。例如，他認為密留科夫（P. N. Miljukov）的「俄國史」（俄國文化史）是柯留闕夫斯基著作的補述（surrlement）。但是，實際閱讀密留科夫著作內容，再看作者在序言裡的說明，未必會贊同馬左的意見。A. G. 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 2, pp. 192-193.

三、《往年紀事》與俄國革命前通史編著

研究俄國歷史的起源，需參考古俄編年文獻。近代的編著者重新整理各年代事件，將過去的編年史轉化為歷史陳述。評論者如索洛維約夫，觀察通史編著，並未批評編著者如何轉述，但特別注意學者所採用資料的可靠性。因為十八至十九世紀古俄編年史的考證工作尚不如今日完備，古俄史內容會隨著編著者採信資料的差異，而有不同敘述，所以編著者必須先說明他採信哪篇史籍，又為何採信。塔提雪夫認為，古俄編年史中應選擇《往年紀事》做為編寫俄國史的主要史料，所以他特地向讀者說明寫史的依據，介紹《往年紀事》內容及作者，並解釋採信的原因。因此《往年紀事》在通史著作中被區隔為獨立的主題，非一般的史料介紹，也非為了特別強調《往年紀事》的重要性，此舉最大目的在於證實這篇史料的可靠性，進而為自己編寫的歷史負責。但是，假使日後史料的來源增加，是否還有必要一一說明？這個問題牽涉到編著通史架構的層面。索洛維約夫雖然贊同塔提雪夫在歷史敘述之前以專章探討《往年紀事》的作法，他自己卻未做如此安排。《往年紀事》在通史編著中的地位，現今可從較多的版本進行觀察。

（一）《往年紀事》在近代「俄國史」編纂的重新觀察

塔提雪夫的《俄羅斯史》率先編寫國家史，又結合近代歷史學方法，備受推崇。這部書的架構是在歷史敘述之前，以四十八篇短論文為始，論述俄國史多種問題，包括民族組成、宗教、人物、語言、史料、民俗等，其中有兩篇關於《往年紀事》。塔提雪夫稱《往年紀事》編著者聶斯特是「俄國最古老的歷史學家」，介紹其人其書，也提出對俄國歷史學起源的看法。[54]塔提雪夫將普遍性主題置於歷史敘述之前，如此的編史章節次序得到後輩認同。雖然無法找到證據，印證其他歷史學家仿效

54 V. N. Tatishev, *Istorija Rossiiskaja*, pp. 71-77.

他的方法，但根據柯留闕夫斯基的觀察，以十八世紀學者對史料來源注重的程度，塔提雪夫和稍晚的學者都以類似的結構撰文。[55]十九世紀初，在卡拉姆金所撰的通史裡，即可發現相同的著述模式，不過，他針對《往年紀事》的討論雖同樣列於卷首，對於史料的探討卻非常簡略。[56]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索洛維約夫在國家史的撰寫方式及結構安排上，做出革命性改變。他所著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並未以任何通論性問題的探討或史料說明為始，而是直接進入上古時期的東歐歷史。但他並未忽略《往年紀事》，在該書第三冊第一章關於基輔羅斯社會生活文化的內容中，索洛維約夫從文化發展的層面，敘述古俄知識與學術的成就（其中自然包含編年史），並進而闡述《往年紀事》在所有史料中的特殊性與歷史地位。[57]

索洛維約夫的高徒柯留闕夫斯基，於二十世紀初出版《俄國史教程》（*Kurc russkoi istorii*, 1904-1922），為通史編著樹立新的里程碑。柯留闕夫斯基的通史雖稱為「教程」，但絕非教科書性質，而是一套標準的研究專書。柯留闕夫斯基以表明史觀做為寫史的宗旨，所以這本書前兩章均在闡發寫史的目的及方法的論述。進入歷史論述後，首先是連續兩章的古俄編年史料史，原因是「探究史料的內容和性質是必要的」，且認識俄國史要先瞭解史料（編年史）的脈絡。[58]雖然柯留闕夫斯基對編年史發源的認知與現在普遍接受的結論不盡相同，但他著實認真且費功夫地去釐清基輔羅斯時期的各部編年史寫作過程，再藉此建構出當時整體的社會背景。《往年紀事》及其同時代的編年史籍，在柯留闕夫斯基手中開發出更多的利用途徑，可藉由它們來理解古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等背景。

---

55 V. O. Kljuchevsky, “V. N. Tatishev,”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pp. 179-180.

56 N. M. Karamzin, *Istorij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 pp. 47-48.

57 索洛維約夫所認為的特殊性，是指編年史編著者的外國僧侶身分，以及對諸多事物批判都從宗教觀點出發。S. M. Soloviev, *Istorija Rossii s drevneischikh vremen*, vol. 3, chap. 1. 見網址：http://magister.msk.ru/ library/ history/solov/solv03p1.htm, 2009 年 5 月 14 日讀取。

58 V. O. Kljuchevsky, “Kurc russkoi istor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 p. 90.

二十世紀的俄羅斯通史著作，可以《俄羅斯史講義完全教程》（*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與《俄國史》（*A History of Russia*）這兩部著作做為代表。出身聖彼得堡學派的柏拉圖諾夫，他所著的《俄羅斯史講義完全教程》[59]編著方法和索洛維約夫接近，將各年代歷史事件分類，有系統地討論和陳述。他也和柯留闕夫斯基一樣，試圖對國家史劃分新的斷代。柏拉圖諾夫以俄國史學和史料做為序論，而《往年紀事》則只在序篇中討論。而維爾那斯基主要著作出版於美國，無論在單冊教科書性質的《俄國史》，[60]或是分斷代出版的《俄國史》專書中，[61]他都認為《往年紀事》屬於基輔羅斯人文社會發展的表象。相較於十九世紀索洛維約夫通史的編寫方法，維爾那斯基將各斷代社會文化細分為更多層面，網羅更豐富的民俗創作。

俄國革命前後，歷史學者對史料的採用與評價差異很大。十九世紀下半葉，馬克斯理論傳入俄國，尚未影響歷史學的寫作傳統。儘管帝俄時期經濟史觀已普遍興起，惟尚未以唯物論做為基礎的史學概念。蘇聯初期，絕大多數的學術研究仍持續著革命前的狀況。1920 年代末期，國家領導人加強對教育和學術上的干涉，經濟改革措施亦帶給馬克斯—列寧主義者更有利的空間，歷史學領域才迅速興起唯物史觀的方法學。[62]蘇聯政黨對歷史學或史學理論的影響無法以好壞兩極描述，但無論如何都有其正面的評價。單就史料的處理上來說，蘇聯學者希望擴充來源並確定分類，應用時也要求更加謹慎。[63]但是，對史料分類或是認識的態度有時卻過於堅持教條主義，失去學術獨立的精神。例如，蘇聯史學家格

59 S. F. Platonov,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1917 年初版。

60 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此書 1927 年初版，之後資料有所增加，1969 年已出版至第六版。

61 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vol. 1, 1943; vol. 2, 1948; vol.3, 1953; vol.4, 1958; vol.5, 1969.

62 John Barber, *Soviet Historians in Crisis, 1928-1932*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63 蘇聯學者對史料的定義、分類和應用問題，可參見陳啟能、于沛、黃立茀著，《蘇聯史學理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頁 104-122。

瑞科夫（B. D. Grekov, 1882-1953）經常以階級的角度切入問題，他批評聶斯特執筆時過於偏重王朝人物，原因是古俄的宗教人士與統治階層同屬上層領導，[64]格瑞科夫因而對《往年紀事》的部分內容存疑，甚至否定全篇記載。可以確定的是，蘇聯學者採用史料的標準，和他們看待「史料—史學家」的關係，兩者互相關連。[65]蘇聯歷史學不僅和自己國家革命前的傳統隔離，「尤其在古俄歷史起源的研究，和境外歷史學徹底分道揚鑣」，[66]遂造成西方所理解的俄國史根源和蘇俄的自我認知落差甚巨。蘇聯時期的歷史學，尤其在 1930 年代以後，事實上已經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應單獨深入剖析，非本文所能討論。

（二）十九世紀俄國通史編纂的變革

俄國的編年史編纂沒落後，近代歷史學積極發展通史編著。觀察俄國編著國家通史的變化，可以十九世紀下半葉索洛維約夫和柯留闕夫斯基的著作為代表。他們雖同樣以「俄國史」的名義編寫，方法上卻和前輩有根本性的差異。十九世紀中期之前，若說俄國史編纂具備系統性，則僅限於依年代順序的架構，亦即自古以來按編年的方式陳述事件，每一年當中再按月份排列先後順序，篇章則以君王名區隔。如此看來，當時的編寫方法和古俄編年史基本上是很近似的。[67]以塔提雪夫為例，他雖然受到西方史學洗禮，但仍無法完全脫離古俄原有的編年記事體框架，所以柯留闕夫斯基認為他的俄國史是「具批判性註腳的編年史集成」。[68]晚近的契和米洛夫（M. N. Tikhomirov，1893-1965）也直言，塔提雪夫的俄國史「幾乎就是按年份書寫記載事件的政治史」，好像「重

64 B. D. Grekov, *Kievskaja rus*, pp. 544-545, 574.

65 陳啟能、于沛、黃立蒀著，《蘇聯史學理論》，頁 107。

66 Ya. S. Lur'e, "Istorija Rossii v letopisanii i vosprijatii Novogo Vremeni,"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Selected*, p. 79.

67 如此的編著方法維持到十九世紀前半卡拉姆金（N. M. Karamzin）所著的《俄羅斯國家史》。

68 V. O. Kljuchevsky, "V. N. Tatishev,"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p. 180.

複老舊的編年史傳統」。[69]瓦克注意到十九世紀上半卡拉姆金編著的通史，曾嘗試區分編年史家和歷史學家的工作，[70]但是他的編著結果仍與塔提雪夫近似。其優點是，國家史敘述「結合史料考證和經驗豐富的敘事技巧」。[71]

觀察上列通史編著者對編年史料擷取和整理資料的方式，可以發現，他們均以統治者為主軸，承接古俄史撰寫習慣，偏重政治事件。另一方面，古人主觀的價值也反映在近代著作，「《往年紀事》提供給卡拉姆金很有用的指南……他從中得到有關羅斯統治者、風俗與法律的詳情，並對統治者以品德來加以評論」。[72]基本上，「對統治者加以品德標準評論」是古俄編年史家在敘述事件外的重點。筆者舉出這些例子，並非批評塔提雪夫或是其他採相同編寫方式的「俄國史」，而是更具體地指出十九世紀中期前後通史編著的差異性，也由此看出，至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史學家的史觀，以及修史方法與古俄編年史傳統重疊之處。

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史的編修方法明顯改變。索洛維約夫即曾大聲疾呼：

> 不要把俄國史切割、打散成零碎的小部分和時期，而要將其組合，注意各現象間的關係，各表象的直接連貫。不應把事件的初始切割，而該探究其中的相互關連，儘量由內在成因來解釋每個事件。把一件事分隔於諸多事件的共同關係之外，和置於外在影響之下都是次要的——這就是現今身為歷史學家的職責……。[73]

這段話出於索洛維約夫所撰《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序論開頭，字裡

69 M. N. Tikhamirov, “Trudy V. N. Tatisheva,” *Ocherki istorii istoricheskoi naukiv SSSR*, 1 (1955, Moscow), p. 183.

70 S. N. Valk, “Istorija Rossiiskaja V. N. Tatischev v trudakh N. M. Karamzin,” *Izbrannye trudy po istoriografii i istochnikovedeniju*, p. 455.

71 Edward C. Thade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Russia*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 78.

72 Edward C. Thade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Russia*, p. 63.

73 S. M. Soloviev, “Predislovie”, *Istorija Rossii s drevneischikh vremen*, 見網址：http://magister.msk.ru/ library/ history/solov/solv01p0.htm, 2009 年 5 月 14 日讀取。

行間傳達他所想要強調的概念。柯留闕夫斯基身為恩師大作初版的見證者，自然注意到這段引言。他指出，索洛維約夫要藉此國家史立下寫史的目標——「重現俄羅斯政治與社會連續不斷成長的生命」。[74]索洛維約夫反對錯誤的斷代，因為那會造成對每個時期的錯誤理解。俄羅斯民族的現實生活來自於綿延不絕的「政治和社會形式」，他致力找出這些形式的關連，歷史就是由無數的關連和環節交織而成。直到十三年後完成最後一冊的俄國史，他仍然貫徹初衷。[75]

維爾那斯基同樣認為這段話是索洛維約夫歷史思維的自白，甚至代表索洛維約夫充分理解當時的德國歷史學觀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他新觀念之下，重新「分期的章節才切合俄羅斯社會的內在狀態」。[76]然而，德頓（E. Thaden）以歷史主義的角度來看，則指出這時索洛維約夫尚未表現西歐有機性的歷史主義，他的目的是「為史料文獻鋪設出一塊場地」，再試圖證明古羅斯東北方（現莫斯科周邊）取代先前王公部族時期的地位，並反對將早期羅斯歷史分期斷代。[77]

先不論上述引言是否牽涉歷史主義與歷史連續性的問題，索洛維約夫確實期望改變過去編年體的寫史方法，改以發掘、解釋表象事件的成因為撰史的途徑。如此一來，舊的編年記事體隨之消失，而劃分年代的疑問，也可在學者理解事件成因的過程中迎刃而解。索洛維約夫恪遵自訂的法則，他的書中的確充滿大量解釋成因所呈現的歷史再生面貌。

索洛維約夫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為通史編著找到新的方向，從此以後，所有後進通史的篇章架構徹底改頭換面。索洛維約夫身為歷史學家，而非歷史的製造者，他的貢獻非僅止於有系統地撰寫史實。編寫架構的改變，實導因於這位歷史學家史觀的創新。柯留闕夫斯基以身為學生的親身觀察，提供了對索洛維約夫的第一手認識，他認為，索洛

74 V. O. Kljuchevsky,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 *Sochinenija*, VII (1989, Moscow), p. 314.

75 V. O. Kljuchevsky,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 *Sochinenija*, VII, pp. 311, 314.

76 George V. Vernadsk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pp. 93-94.

77 Edward C. Thade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Russia*, pp. 174-175.

維約夫曾旅居國外（1840 年代）的求學歷程固然對他有影響，但其俄國史的研究仍未脫離俄國史學傳統。柯留闕夫斯基看出索洛維約夫回國後，講述通史依循卡拉姆金的脈絡，再加上自己的新體認。[78]索洛維約夫運用西方觀念，將他的歷史敘述理論化，但不以闡述理論為志向，他的歷史學也非為理論或寫作而做。索洛維約夫想說明的不是任何客觀正確的事件經過，所有的歷史撰寫都為了一個最終的目的，即「自我認知」，[79]找尋國家與民族的來源與成因。

四、俄國通史的新面貌？

索洛維約夫發表新編國家通史，舊的編年記事體從此消失，這是俄國革命前歷史學的重要改變。但即使如此，《往年紀事》仍保有提供史料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往年紀事》是否還展現什麼功用？深入檢視索洛維約夫著作，讀者似乎可以看到《往年紀事》的影子。假如兩者間果真存在某種交集或傳承關係，那麼索洛維約夫的新編國家史未必可稱為創舉。以下試著討論索洛維約夫如何創新（或懷舊），以及觀察俄國革命前後，甚至當代撰寫「俄國史」的情況。理解這些問題，我們將能夠認識到，歷經十九世紀俄國史學的轉變，《往年紀事》獲得重生的新意，也可瞭解當代俄國通史（特別是古俄時期）某些編著方法的來源。

（一）索洛維約夫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與聶斯特的《往年紀事》

索洛維約夫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編著理念，結合俄國舊歷史學的觀念和近代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人文思想。該書與《往年紀事》

78 V. O. Kljuchevsky,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 *Sochinenija*, VII, pp. 303-310.

79 S. M. Soloviev, “Drevnjaja Rossija,” *Drevnjaja Rossija* (Moscow: Vyschaja schkola, 2004), p. 133.

雖不能說風馬牛不相及，似乎也難以牽強地相提並論。但若套用索洛維約夫秉持一貫的歷史連續法則，可以說，俄羅斯史學史也無法以古代與近代切割為互不相關的兩段。彼特洛金（V. Y. Petrukhin）明言，索洛維約夫「研究俄羅斯史由古俄年代開始，從這點來看，即證明是俄羅斯史之父——編年史家聶斯特的繼承者」。[80]上文曾提過，在《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中，索洛維約夫將《往年紀事》置於基輔羅斯時期的學術文化領域。若是只由索洛維約夫的觀點推測，古羅斯編年史的精華之所以集成於聶斯特手中，都得拜基輔城王公之賜。他們引入希臘正教、推動外交，並禮遇宗教人士，古羅斯的社會文化才得以蓬勃發展。如此的理解雖然無誤，但無助於進一步推測索洛維約夫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編寫與《往年紀事》的淵源。

相較於十八世紀以來的通史編著，索洛維約夫的國家史在俄國史學具有創新意義。因為他的獨到史觀，改變了歷史敘述的架構。不同的研究者從各個出發點，必能夠由索洛維約夫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找出其他創新之處。本文探討《往年紀事》在歷史學上的意義，便希望找出與索洛維約夫版本相關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索洛維約夫編寫通史的特別之處，公認為在其首章的安排。索洛維約夫緊接著序言之後，描述俄國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德頓指出，「在索洛維約夫之前，沒有歷史學家以論述地理篇章做為俄國史開頭……自索洛維約夫之後，幾乎所有俄國史都以地理章節開始」。[81]但從筆者收集的俄國通史來看，[82]

---

80 V. Y. Petrukhin, "Velikii truzhenik istorii," *Drevniaia Rossii*, p. 271.

81 Edward C. Thaden,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Russia*, p. 175.

82 V. O. Kljuchevsky, *Kurc russkoi istorii* (1904-1922)(Moscow: Mysl, 1987); S. F. Platonov,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1917); 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1969); N.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李邁先，《俄國史》（臺北：正中書局，1969）；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臺北：三民書局，2003）；賀允宜，《俄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法〕勒華・博立約（Anatole Leroy-Beaulieu）編，劉增泉譯，《帝俄和俄羅斯》（*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白建才，《俄羅斯帝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于

這個公認的看法還需要一番討論。

索洛維約夫之前的通史編著，是否重視地理環境論述，是接下來筆者討論的重點。以十八世紀的塔提雪夫為例，他不但在歷史學上成就非凡，也以研究地理出名，曾發表過地理學的研究著作。以塔提雪夫的專長設想，應該會在編寫的通史中加上地理因素，但事實上並沒有。雖然他的通史第一冊第四十三篇論文是論述俄國地理，和索洛維約夫的方式卻完全不同。索洛維約夫由第一行開始，細說羅斯建國前的地理環境，近乎是放大版的實景地圖呈現在目，並以此文字鋪陳的地圖，點明曾經出現在東歐地區的部族、民族位置和遷移活動的情況。其中陳述的自然環境，很難不讓讀者想起聶斯特的《往年紀事》，開頭部分幾乎如出一轍。仔細閱讀索洛維約夫的文句，通史正文之首先推崇「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史的方法：「他早在俄國編年史出現許久前來到黑海北岸，正確無誤地看到各部族、國家的生存位置。」然後索洛維約夫技巧地將「第一位編年史家」（索洛維約夫對聶斯特的代稱）撰述的東歐地理，和希羅多德所述及的東歐地物銜接，其中援引大量《往年紀事》作者所到之處與所見之物，以此開啟古羅斯史。

儘管塔提雪夫和卡拉姆金等前輩的編著毫無地理描述，索洛維約夫的通史以地理環境開頭並不突兀，因為《往年紀事》早已經讓俄國讀者習慣，歷史與地理息息相關。俄國史中，「古斯拉夫民族在東歐地區居住情況是最困難的問題，早先只在十二世紀初的《往年紀事》討論過」，[83]直到十九世紀索洛維約夫寫通史，才又以相同方法確認羅斯建國前的民族起源。聶斯特和索洛維約夫因身分不同，一位是僧侶，一位是專業史學家，出發點也相異：聶斯特以《聖經》傳說〈創世紀〉洪水之後的地理分佈說起，索洛維約夫則始於希羅多德上窮碧落下黃泉，加以手腳並用

沛、戴桂菊、李銳，《斯拉夫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姚海，《斯拉夫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83 V. A. Alexandrov and B. L. Yanin, “Predislovie,”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 p. 27.

的文字敘述。即便如此，最終兩者仍殊途同歸，共同的目的都是「自我認知」。聶斯特於《往年紀事》首行問道：「羅斯從哪裡來？」索洛維約夫的陳述先回答了聶斯特，再回答自己為求認識自我的問題——「俄羅斯從哪裡來？」索洛維約夫敏銳地察覺到，羅斯時期首都基輔附近的河川與自然環境已為將來東北方（莫斯科）的發展留下伏筆。他也清楚指出，十三到十五世紀民族生活區域由南方轉移到北方（莫斯科）的經過，找到孕育近代俄國的搖籃地。地理可以顯示的不只是位置，其地貌、物產、氣候連帶提供給居民的，或是積極的生產條件，或是消極的災害阻礙。

索洛維約夫以擬人化（或擬生物化）、具體形象的方式，呈現歷史的發展階段，地理因素也隨著他的「有機生命歷史」概念，更深入運用到歷史學。[84]假如索洛維約夫藉由描述自然環境，告訴我們羅斯的出生地，以及當時因社會文化上學習北方古瑞典人、南方拜占庭人得以建國；那麼，在歐洲列強爭取霸權的背景下，自然因素對近代俄國歷史帶來的幾乎只有毀滅：「自然環境對西歐、對那些民族而言是位母親，對東歐民族而言，實際上卻是後母。」[85]在索洛維約夫看來，無論大自然給予好或壞的因素，人類歷史活動的動力皆來自於此。地理環境會限定很多條件，「最後，大自然還因造就民族個性而具有重要意義」。[86]索洛維約夫以地理解說將古代和近代國家史連貫，勾勒民族活動的外在面貌，另一方面也挖掘他要追尋的歷史「內在成因」，其中之一就是民族性。索洛維約夫的有機生命歷史概念，將地理位置轉變成造就生命成長的真

84 《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相繼出版的同時，索洛維約夫在其他多篇文章闡述了「歷史發展」的概念。參見 1850 年代的 “Moi zapiski”（〈我的札記〉）、1858 年的 “Istoricheskia pis’ma”（〈歷史信件〉）、1868 年的 “Progress i religija”（〈進步與宗教〉）。

85 S. M. Soloviev, *Istorija Rossii s drevneischikh vremen*, vol. 13, chap. 1. 網址：http://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solov/solv13p1.htm, 2009 年 5 月 14 日讀取。

86 S. M. Soloviev, *Istorija Rossii s drevneischikh vremen*, vol. 1, chap. 1. 網址：http://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solov/solv01p1.htm, 2009 年 5 月 14 日讀取。

實環境。

柯留闕夫斯基身為索洛維約夫的學生，得到深刻啟示，同樣也以地理環境做為通史之始，再進一步論述後續的人文活動。然而，兩者卻大異其趣，「若說，索洛維約夫將自然環境的意義定為各事件行進的影響因素，那麼柯留闕夫斯基則將兩者相互關係看做是人類與大自然抗衡的縮影」。[87]索洛維約夫雖然沒有將聶斯特的大名或《往年紀事》列在通史醒目的位置，編年史的重要性似乎遠落後於政治分析；但從通史整體來看，索洛維約夫著實延續聶斯特的寫史方法和精神。柯留闕夫斯基自然明白這一點，所以跟隨索洛維約夫的做法，經由地理環境進入歷史論述，也間接承接中世紀歷史學傳統。以地理環境展開敘述的俄國通史，可說始於中世紀的《往年紀事》，在近代則由索洛維約夫重新延續發揮。

（二）當代俄國通史與《往年紀事》

現今各國出版的「俄國史」琳瑯滿目，翻開首頁章節，千篇一律都從解說地理環境開始，只有俄國出版的俄國史例外。[88]索洛維約夫的通史理應成為不朽典範，編著方法也該樹立國家史編寫的傳統，然而歷史學畢竟和其他學科一樣，觀點和方法會隨年代改變，推陳出新。二十世紀初，柯留闕夫斯基的俄國史出版後，俄國漸漸揚棄從地理說歷史的論點。柏拉圖諾夫在通史《俄羅斯史講義完全教程》（1917）開宗明義說：「現今年代沒有必要再列指自然環境對風俗民情的影響……想對此問題瞭解的人，去找出索洛維約夫《俄國史》和柯留闕夫斯基《俄國史教程》

87 V. A. Alexandrov and B. L. Yanin, “Predislovie,”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 p. 26.

88 這裡指的俄國是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蘇聯解體後，俄國境內相繼再版革命前的國家通史，學者也紛紛參考舊傳統史觀，但國家史編寫方法非常多樣，本文無法一一討論。關於蘇聯解體後俄國歷史學發展，參見戴桂菊，〈近十年來的俄羅斯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1 年第 3 期（北京），頁 134-144；馬龍閃，〈俄羅斯現代史近年研究綜述〉，《世界歷史》1998 年第 3 期（北京），頁 95-102。

的第一章，那裡已有完美的資料。」[89]柏拉圖諾夫處於二十世紀早期的革命年代，有更迫切要思考的問題。他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國家工業化和推行資本主義的結果，所以更急於釐清「向東方拓殖」（kolonizatsija）的歷史問題。另一方面，前輩曾經編寫由地理解釋歷史的通史，已立下不可挑戰的典範，所以柏拉圖諾夫略過此一側面的解釋，儘管他也認為地理環境有其作用力。[90]

如前所述，二十世紀革命後，蘇聯時期俄國歷史學大大改變，加上分工越來越細，將通史取而代之的是斷代史和專史研究。[91]若要找個案，蘇聯時期，密留科夫在境外出版《俄國文化史綱》，雖然也是以地理敘述為始的通史，但因結合考古學、社會學的觀點，無法與本文探討的俄國通史相提並論。

相較於俄國，其他國家學者反而開始陸續編著俄國通史。維爾那斯基定居美國後，著有俄國史，他以地理環境導入歷史論述，看起來跟革命前編史的方法類似，但實質意義完全不同。原因在於，他是以歐亞主義的角度觀察俄羅斯，[92]認為位居歐亞之間的俄國雖接收來自東西兩方的歷史文化因素，但又不屬於任何一方，以此突顯當代俄國文化特質來源。維爾那斯基指出，俄羅斯文明從中世紀以來與歐洲有許多連結，但其所涵蓋的大塊陸地，不能說屬於歐洲，「而是世界的一部份，不僅是

89 S. F. Platonov,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p. 53.

90 S. F. Platonov,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pp. 53-54.

91 嚴格說來，蘇聯時期並非沒有通史編著，而是不同於革命前由歷史學家獨力編著的通史，蘇聯時期的俄國史由多位學者分斷代撰寫，再集結連貫成一套多冊的通史。另外，蘇聯時期也編有教科書性質的通史，但少見以自然環境為始章。例如 B. N. Ponomarev ed., *Istorija SSSR. C drevneishikh vremen do nashikh dnei*, vols. 12 (Moscow: Nauka, 1967-1980).

92 歐亞主義是二十世紀初期俄國的社會思想流派，主張此觀點的人士認為，俄羅斯是一個不屬歐洲，也不屬亞洲的地方，是介於歐亞間的「歐亞」地（Evroziistvo）。如此的觀念早在十九世紀便為 N. Y. Danilevsky 所提出，1920 至 1930 年代，則有多位俄國學者出版以「歐亞」為名的文章刊物，自稱「歐亞主義者」（evroziits），包括維爾那斯基。從此，俄羅斯不屬於任何一方的觀念才有了正式名稱。至今，此觀點在許多學門領域（如政治、歷史、哲學等）仍受到支持。

地理上的，還有政治的與文化的」。[93]維爾那斯基以二十世紀眼光看到蘇俄的國際地位，他希望清楚描述帶有強烈民族文化特質的歷史發展，所以將地理置於開頭之部。由此看來，維爾那斯基的著作方式和索洛維約夫無法連接，更無法與《往年紀事》有任何關聯。但是，無論史學方法和觀念如何轉變，《往年紀事》依然是研究古俄起源最重要的史料，維爾那斯基不僅藉助其內容記載，也在羅斯社會文化的章節裡，詳述《往年紀事》的重要性。

另一位美籍歷史學家，比維爾那斯基稍晚的李亞沙諾夫斯基（N. V. Riasanovsky, 1923-），編寫做為教科書的《俄羅斯史》，也以地理環境開頭。冷戰時期，蘇俄是世界上版圖最大的國家，西方國家倍感威脅。李亞沙諾夫斯基於《俄羅斯史》首頁即說明自己驚訝於數項蘇聯的大規模統計數據，為追溯其成因，而求助於歷史研究。他表明了自己描述俄國地理狀況的方式，和索洛維約夫、柯留闕夫斯基提出自然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有所不同。[94]

或許因為俄國革命前既有的編史架構，加上維爾那斯基的俄國史研究以史料充足而名聞國際，並得到許多共鳴，於是各國漸漸採用蘇俄摒棄的革命前俄國史編寫架構。

《往年紀事》的中文研究並不多，現有的多為介紹性質短文，[95]但並不表示中文世界對此研究領域興趣缺缺。若找尋「俄國史」的相關著作，肯定可在古俄歷史發源的章節見到《往年紀事》的相關論述，這是中文讀者能夠認識《往年紀事》的管道。[96]無論簡體或正體中文，各版

93 G. Vernadsky, “Kievan Russia’s place in history,” *Kievan Russia*, p. 3.

94 N.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p. 8.

95 例如：侯忠武，〈書評：《基輔羅斯史前史新探》（雷巴科夫著）〉，《蒲峪學刊》1994 年第 2 期（克山），頁 23-25；楊隽，〈《古史紀年》漢譯本簡評〉，《黑龍江大學學報外語學刊》1995 年第 4 期（哈爾濱），頁 33-34；王起亮，〈東斯拉夫人的起源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1996，蘭州），頁 155-160；謝春豔，〈從《古史紀年》看俄羅斯文化與文學〉，《俄羅斯文藝》2005 年第 2 期（北京），頁 16-19。

96 事實上，西文的情況也是如此。

本「俄國史」對古俄九至十一世紀的歷史敘述，幾乎全部來自《往年紀事》，作者均向讀者聲明這一點。[97]普遍來看，國別史的編著（意指外國史）很少會在正文中探索史料來源，編著者通常先將資料揀選整理，再用自己的語言編織歷史，資料出處則只說明於註腳。但觀察我國出版的俄國史，都詳加說明古俄史料來源，尤以賀允宜所著的《俄國史》對《往年紀事》的說明最為仔細，不僅詳述《往年紀事》的研究史，大量參考文本內容，甚至翻譯段落。[98]一方面，編著者讓讀者能夠獲得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如此的重視史料來源與呈現史料的方式，和俄國傳統歷史學非常接近，足見我國歷史研究國際化的程度。

五、結語

《往年紀事》看似古老遙遠的文字遺跡，實際上仍存活於現實，是眾所周知的經典。東歐俄羅斯及鄰近國家將其內容改編成許多小故事，供兒童閱讀。這部經典同時也是高中以上學生都會接觸到的課程教材。對外國人來說，任何聽聞過的古俄歷史發源典故，一律出自《往年紀事》。

《往年紀事》所記載的古俄歷史事件，內容未必和羅斯其他地方編年史吻合，但其敘史的文體絕對是始祖。古俄時期其他編年史工作者，均採用與她相同的編年記事體。即便到了十八世紀，編年史編纂沒落，俄國首部國家史編著不僅仍須借助《往年紀事》提供的資料，更無法創造新架構，取代或改變古俄舊傳統的歷史敘述方式。十八世紀，俄國的歷史學家在編修國家史時，曾專門提出《往年紀事》來討論，目的在為書寫的內容負責，讓讀者知道資料來源。直到十九世紀中，索洛維約夫

97 李邁先，《俄國史》，頁 31-39；白建才，《俄羅斯帝國》，頁 42-66；周雪舫，《俄羅斯史》，頁 6-14；賀允宜，《俄國史》，頁 2-59；姚海，《斯拉夫文化》，頁 5-28。

98 賀允宜，《俄國史》，頁 2-52。書中將 *Povest vremennykh let* 稱為《俄羅斯編年要錄》。

的《自最古以來的俄羅斯史》出版後，俄國史撰寫文體才脫胎換骨，他雖然不同於以往國家史的編著者，並未於首篇章節中隆重介紹《往年紀事》，但卻藉由有系統的編著方法，用更多的篇幅和更深入的研究將《往年紀事》重新定義。也因為索洛維約夫具有多元思維，《往年紀事》中特有中世紀編年史訴說古俄起源的方式，又重新回到近代歷史學。

「從十九世紀中，俄國歷史研究著作出版豐厚，以索洛維約夫和柯留闕夫斯基最重要，他們因強調明確的歷史哲學理論，造就俄國史發展獨創見解和鉅作。」[99]但二十世紀初俄國歷史學因革命產生變化，十九世紀後半上述兩位史家所提倡的，有可能成為傳統的革命前歷史編著方法，在蘇俄時期中斷了。或許革命後，因共黨的意識形態使然，蘇聯無法容納多元的歷史思維，終於讓歷史學轉變方向；或許「歷史學在布爾什維克黨和歷史學家手下被利用，成為粉碎過往的政治學」；[100]也或許因為那個時空對意識形態的掌控，《往年紀事》曾遭到曲解和濫用。但是，若以《往年紀事》近千年的歲數來看，蘇聯質疑古文獻的時間如同蜉蝣生命般短暫，不可能動搖這部經典的地位。筆者並非批評蘇聯歷史學家如何盲目地為政治服務，事實上，蘇聯歷史學在古俄史研究中有長足進展。《往年紀事》仍然是蘇聯時期研究古俄起源最重要的文獻，有些研究搭配考古學方法（如 B. A. Rybakov），有些則搭配文獻學（textology，如李哈裘夫），以及其他如經濟、計量等方法學，都對古俄研究助益良多，也讓《往年紀事》能夠呈現的歷史面貌比文字表面更多元。

二十世紀蘇聯境外歷史學同樣也摻雜政治意識形態，但相形之下，看待古俄歷史的態度比較客觀。俄裔學者因緣際會地將傳統歷史編著方法帶出俄國，《往年紀事》在十九世紀曾激發俄國歷史學的靈感，因此

99 A. V. Malinov, *Filosofija istorija v Rossii* (SPb.: Letnii sad, 2001), p. 101.

100 I. Y. Frojanov, *Iz istorii russkoi gosudarstvennosti, Nachala russkoi istorii* (Moscow: Parad, 2001), p. 942.

啟發更多外國編著者，使得古俄歷史起源敘述仍帶有《往年紀事》的身影，這部典籍的價值早已遠超過單純的史料功用。現在不分俄國境內或境外，越來越多古俄文獻資料真實呈現，[101]《往年紀事》肯定又要向世人源源不絕地說出新的東歐歷史故事。

*本文承蒙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支持，計畫編號：NSC 96-2420-H-009-004。作者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指教，文中任何誤漏，仍屬作者本身。

（責任編輯：李麗芳　校對：蔡志豪　李峙暐）

101 蘇聯解體後，俄國歷史學書籍出版量增加許多，其中包括俄羅斯編年史。這些出版品中，以俄羅斯科學院推出的古、今文對照版最為完整。D. S. Likhachev, L. A. Dmitriev, A. A. Alexseev and N. V. Ponyrkov eds., *Biblioteka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vols I-XII (St. Petersburg: Nauka, 1997-2000, 全 20 冊，尚未完全出版)，或見 http://wwwpushkinskijdom.ru/Default.aspx?tabid=2070, 2009 年 5 月 13 日讀取。另參考劉德斌，〈從蘇聯到俄羅斯：歷史學科的變化與前景——專訪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主任卡爾波夫教授和副主任鮑羅德金教授（學者訪談）〉，《史學集刊》2006 年第 4 期（長春），頁 3。

引用書目

一、史料

王　鐵，《往年紀事譯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

Adrianovoi-Perets, V. P. ed, *Povest vremenykh let*. St. Petersburg: Nauka, 1996.

Cross, Samuel H.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eds. and trans.,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MA: Mediaev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53.

Istoriko-arkheograf. komissia ed, *Povest vremenykh let po Lavrent'evskomu spisku.* Leningrad: AN SSSR, 1926.

Karamzin, N. M. *Istorij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 12 vols. 4 books. Moscow: Ripol Klassik, 2001.

Kljuchevsky, V. O. "Kurs russkoi istor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4, 1987, Moscow.

Likhachev, D. S. ed. and trans., *Povest vremenykh let.* M.-L.: AN SSSR, 1950.

Likhachev, D. S. and O. V. Tvorogov, *Povest vremenykh let.* Peterozavodsk: Karelia, 1991.

Miller, G. F. *Sochinenija po istorii*. Moscow: Nauka, 1996.

Platonov, S. F.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SPb.: Litera, 2002.

Soloviev, S. M. "Drevnjaja Rossija," *Drevnjaja Rossija*. Moscow: Vyschaja schkola, 2004.

Soloviev, S. M. "Progress i religija," *Drevnjaja Rossija*.

Soloviev, S. M. "Vzgljad na istoriju ustanavlenija gosudarstvennogo v Rossii do Petra Velikogo," *Drevnjaja Rossija*.

Tatishev, V. N. *Istorija Rossiiskaja*. 3 vols. Moscow: AST, 2003.

二、專書

于　沛、戴桂菊、李銳，《斯拉夫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白建才，《俄羅斯帝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李邁先，《俄國史》。臺北：正中書局，1969。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臺北：三民書局，2003。

姚　海，《斯拉夫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陳啟能、于沛、黃立茀，《蘇聯史學理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

賀允宜，《俄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

〔英〕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臺北：幼獅公司，1998。

〔法〕勒華・博立約（Anatole Leroy-Beaulieu）編，劉增泉譯，《帝俄和俄羅斯》（*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

〔俄〕普列漢諾夫（G. V. Plekhanov）著，孫靜工譯，《俄國社會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Aksakov, K. S.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Moscow: P. Bakhmetev, 1861.

Alpatov, M. A. *Russkaja istoricheskaja mysl i zapadhaja evropa (XVIII-pervaja polovina XIX v.)* Moscow: Nauka, 1985.

Barber, John. *Soviet Historians in Crisis, 1928-1932*.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Breisach, Ernst.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Dmytryshyn, Basil. ed., *Medieval Russia, A Source Book, 850-1700.* Fort Worth: The Dryden Press, 1991.

Franklin, Simon. *Writ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Rus, c. 950-13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rojanov, I. Y. *Iz istorii russkoi gosudarstvennosti: Ocherki, stat'i, i rechi* (1986-2001), *Nachala russkoi istorii.* Moscow: Parad, 2001.

Frojanov, I. Y. *Kievskaja Rus: Ocherki otechestvennoi istoriografii* (1990), *Nachala russkoi istorii.* Moscow: Parad, 2001.

Grekov, B. D. *Kievskaja rus.* Moscow: AST, 2004.

Kljuchevsky, V. O. *Istoricheskie portrety.* Moscow: Pravda, 1990.

Kojalovich, M. O. *Istorija russkogo samosoznanija po istoricheskim pamjatnikam i nauchnym sochinenijam*. Minsk: Luchi Sofii, 4th ed., 1997.

Likhachev, D. S. *Russkie letopisi i ikh kulturno-istoricheskoe znachenie.* M., L.: Akademia Nauk, 1947.

Likhachev, D. S. *Velikie nasledie. Klasicheskie proizvedenija literatury Drevnei Rus.* vol. 3. Leningrad: Khudozhestvennaja literatura, 1987.

Likhachev, D. S. ed., *Istorija russkoi literatury X-XVII vekov.* Moscow: Prosveshenie, 1980.

Likhachev, D. S., L. A. Dmitriev, A. A. Alexseev and N. V. Ponyrkov eds., *Biblioteka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vols I-XII. St. Petersburg: Nauka, 1997- 2000.

Lur'e, Ya. S.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Izbrannye.* SPb.: Dmitrii Bulanin,, 1997.

Malinov, A. V. *Filosofija istorii v Rossii.* SPb.: Letnii sad, 2001.

Mavrodin, V. V. *Borba s normanizmom v russkoi istoricheskoi nauke.* Leningrad: Vsesojuznoe obshestvo, 1949.

Mazour, Anatole. G.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Greenwood Press, 1975.

Miljukov, P. N. *Glavnye techenija russkoi istoricheskoi mysli.* St. Peterburg, 1913.

Miljukov, P. N.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 v 3 tomakh.* Moscow: Progress, 1993.

Niderle, L. *Slavjanskie drevnost.* Translated of Czech. Moscow: Ateleina, 2001.

Ponomarev B. N. ed., *Istorija SSSR. C drevneishikh vremen do nashikh dnei*. 12 vols. Moscow:

Nauka, 1966-1980.
Priselkov, M. D. *Istorija russkogo letopisanija XI-XV vv.* SPb.: Dmitrii Bulanin, 1996.
Riasanovsky, Nicholas V. *A History of Russia.*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Schakhmatov, A. A.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2 vols. SPb.: Nauka, 2002-2003.
Skrynnikov, R. G. *Rus, IX-XVII veka.* SPb.: Piter, 1999.
Thaden, Edward C.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in Russia.*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Valk, S. N. *Izbrannye trudy po istoriografii i istochnikovedeniju.* SPb.: Nauka, 2000.
Vernadsky, George. V.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Vernadsky, George. V. *Ancient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Vernadsky, George. V. *Kievan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Vernadsky, George. V. *Russian Historiography.* Belmont, Mass.: Nord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Waldron, Peter. *The End of Imperial Russia, 1855-1917*. St. Martin's Press, 1997.
Walicki, Andrzej.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A. Hilda. 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Ziborov, V. K. *Russkoe letopisanie* XI-XVIII vekov. SPb.: Fil. faculty SPbGU, 2002.

三、期刊、專書論文

王起亮，〈東斯拉夫人的起源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1996，蘭州。
侯忠武，〈書評：《基輔羅斯史前史新探》，雷巴科夫著〉，《蒲峪學刊》1994 年第 2 期，克山。
馬龍閃，〈俄羅斯現代史近年研究綜述〉，《世界歷史》1998 年第 3 期，北京。
楊　隽，〈《古史記年》漢譯本簡評〉，《外語學刊（黑龍江大學學報）》1995 年第 4 期，哈爾濱。
劉德斌，〈從蘇聯到俄羅斯：歷史學科的變化與前景——專訪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主任卡爾波夫教授和副主任鮑羅德金教授（學者訪談）〉，《史學集刊》2006 年第 4 期，長春。
謝春豔，〈從《古史紀年》看俄羅斯文化與文學〉，《俄羅斯文藝》2005 年第 2 期，北京。
Alexandrov, V. A. and B. L. Yanin, "Predislovie,"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
Bezobrazov, P. V. "S. M. Soloviev: Ego zhizn i nauchno-literaturnaja dejatelnost," *Drevnjaja Rossija*.
Cross, Samuel H. "Mediaeval Russian Contacts with the West," *Speculum*, 10:2, 1935, Cambridge.
Cross, Samuel H.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Introduction,"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Franklin, Simon. "Literacy and Documentation in Early Medieval Russia," *Speculum,* 60: 1, 1985, Cambridge.

Ger'e, V. I.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 *Soloviev S. M. Sochinenija*, XXIII, 1989, Moscow.

Kljuchevsky, V. O. "Kurc russkoi istor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1.

Kljuchevsky, V. O. "Lektsija po russkoi istoriograf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1989, Moscow.

Kljuchevsky, V. O. "Metodologija russkoi istorii," *Sochinenija v 9 tomakh*, 6, 1989, Moscow.

Kljuchevsky, V. O. "Pamjat S. M. Soloviev,"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1989, Moscow.

Kljuchevsky, V. O.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1989, Moscow.

Kljuchevsky, V. O. "V. N. Tatishev," *Sochinenija v 9 tomakh*, 7, 1989, Moscow.

Likhachev, D. S. "Povest vremennykh let-Istorichesko-literaturnyi ocherk," *Povest vremennykh let*. SPb.: Nayka, 1996.

Likhachev, D. S. "Povest vremennykh let," *Velikoe nasledie*, 2, 1987, Leningrad.

Lunt, Horace G. "What the Rus' Primary Chronicle Tells U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s and of Slavic Writing,"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9, 1995, Cambridge.

Lur'e, Ya. S. "Istorija Rossii v letopisanii i vosprijatii Novogo Vremeni," *Rossija Drevnjaja i Rossija Novaja: Selected*. SPb.: Dmitrii Bulanin, 1997.

Lur'e, Ya. S. "O putjakh dokazatelstva pri analize istochnikov," *Voprosy istorii*, 5, 1985.

Malingudi, Yana. "Russko-vizantiiskie svjazi v X veke s tochki zrenija diplomatiki," *Vizantiiskii vremennik 1995 g*, 56, 1996.

Mazour, Anatole G.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 2, 1937, Chicago.

Miller, G. F. "Avtobiografija," *Istorija Sibiri*, 1, 1999, Moscow.

Ostrowski, Donald. "Introduction to PVL," *Povest vremennykh let: An interlinear collation and paradosis*, 3vols., assoc. ed. David J. Birnba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rukhin, V. Y. "Velikii truzhenik istorii," *Drevniaia Rossiia*. Moscow: Vyschaja schkola, 2004.

Platonov, S. F. "A. A. Schakhmatov kak istorik," *Izvestija Otdelenija russogo jazyka i slovesnosti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15, 1922, Petergrad.

Platonov, S. F. "Ocherk russkoi istoriografii," *Polnyi kurs lektsii po russkoi istorii*.

Pritsak, Omeljan. "The Invitation to the Varangians,"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1, 1977, Cambridge.

Rukavishnikov, Alexandr. "Tale of Bygone Years: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as a family chronicle," *Early Medieval Europe*, 12:1, 2003, Oxford.

Schakhmatov, A. A.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Istorija russogo letopisanija*, vol. 2. SPb.: Nauka, 2003.

Schakhmatov, A. A. *Povest vremennykh let i ee istochniki*, TODRL, vol. 4. Moscow: Leningrad, 1940.

Soloviev, S. M. "Gerard Fridrikh Miller," *Sochinenija*, XXIII, 2000, Moscow.

Soloviev, S. M. “Istoricheskia pis’ma,” *Sochinenija*, XVI, 1995, Moscow.
Soloviev, S. M. “N. M. Karamzin, *Istorij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 *Sochinenija*, XVI, 1995, Moscow.
Soloviev, S. M. “Pisateli russkoi istorii XVIII veka,” *Sochinenija*, XVI, 1995, Moscow.
Soloviev, S. M. “Schlotser i antiistoricheskoe napravlenie,” *Drevnjaja Rossija*.
Tikhamirov, M. N. “Trudy V. N. Tatisheva,” *Ocherki istorii istoricheskoi naukiv SSSR*, 1, 1995, Moscow.
Vernadsky, George. “A Note on the Russian Čislo,” *Speculum*, 29: 2, 1954, Cambridge.

四、網路資源

Likhachev, D. S., L. A. Dmitriev, A. A. Alexseev and N. V. Ponyrkov eds., *Biblioteka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vols. I-XI,
http://www.pushkinskijdom.ru/Default.aspx?tabid=2018.
Soloviev, S. M. *Istorija Rossii s drevneischikh vremen*,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 solov/solv01p0.htm.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 solov/solv01p1.htm.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 solov/solv03p1.htm.
http://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 solov/solv13p1.htm.

Povest vremennykh let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Chen, Jen-heng*

Abstract

Povest vremennykh let, is a Russian historical classic. Besides its long-standing importance, it has exerted deep influences on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PVL*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VL* and the compilation of Modern Russian history. Previous researches on *PVL* mostly focused on verifying its origin and content, while the researches on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existed in chronicles only up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fte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cause of westernization, academic researches sprang up in Russia. Historical writings also changed, from local chronological style into national general researches. With this change, *PVL* provides the first source for the origin of national history cultures, and also inspires historians by its writing method. Even if modern Russian historians don't follow old chronicle methods anymore, they still investigate the ethnic origins in *PVL*, thereby new methods and horizons are formed. Such new methods and views disappeared in Soviet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they are still used abroad by foreign historians. Therefore, nowadays readers can read the medieval historical classic, *Povest vremennykh let*.

Keywords: *Povest Vremennykh Let*, Russian Histor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East Slavs, S. M. Soloviev.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